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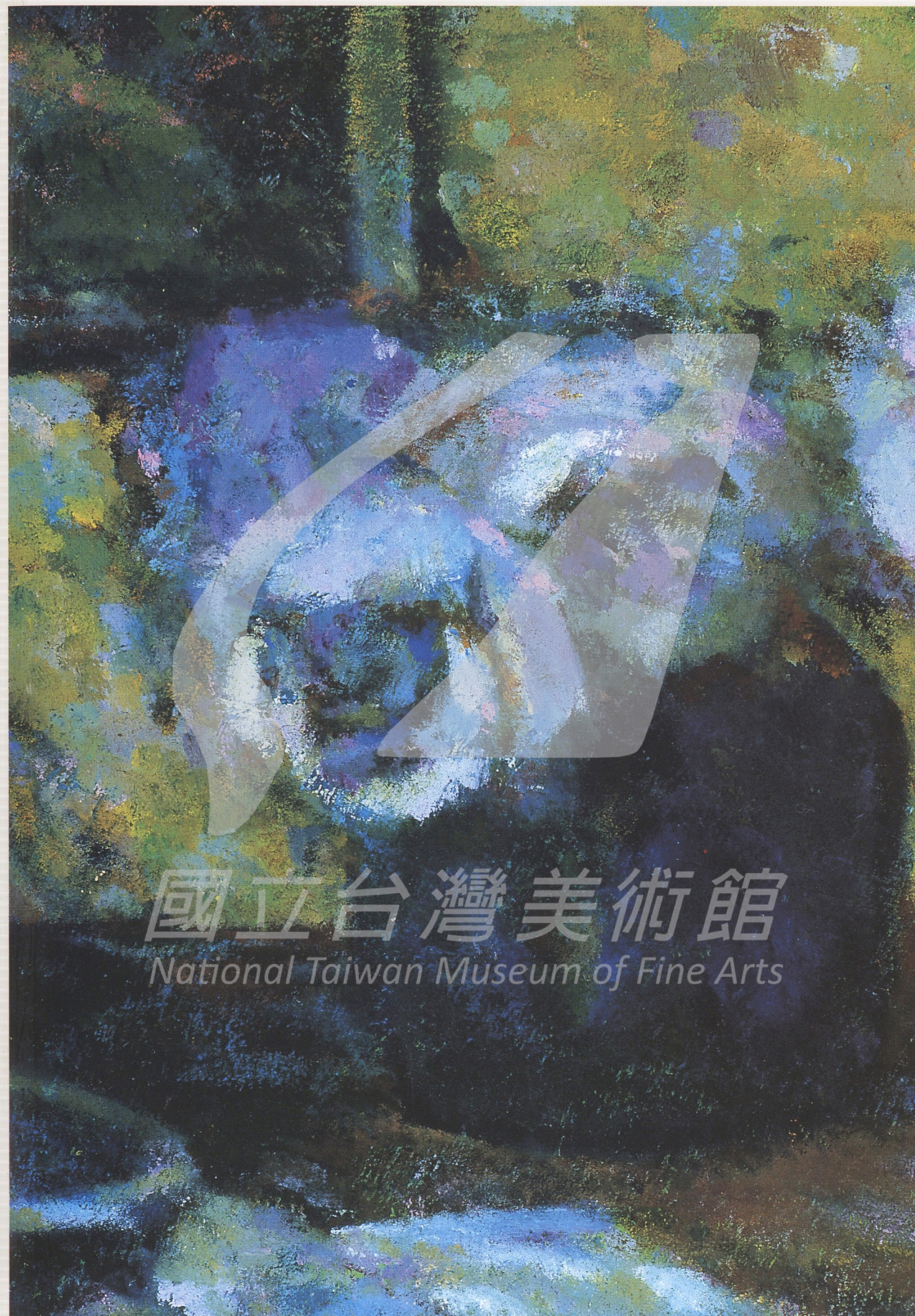
I • 自由遊學的多金少年郎

陳德旺——這位迪化街富商之子，自幼喜愛畫畫，二十歲那年前往東京學畫，他不想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就讀，而遊走各大畫塾，追隨熊谷守一、安井曾太郎、津田青楓、吉村芳松等名家，自由遊學十二載。

1937年，陳德旺與畫友創立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，其成立宗旨：「以年輕、熱情、明朗的心情，來研究發展純正的造型藝術」；陳德旺堅守此信念，自始至終一以貫之。



〔右圖〕
青少年時期的陳德旺
〔右頁圖〕
陳德旺
玫瑰與靜物（一，局部）
1973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迪化街富商之子



陳德旺的父親陳九樹

台灣日治時期明治43年10月22日（民國前二年農曆9月10日），陳德旺出生於台北市永樂町（今迪化街）。

祖父陳景峰為儒師，父親陳九樹從商，在當時堪稱台北市金融中心的迪化街從事黃金買賣，自銀行購取金磚，利用夜間將金磚鎔鑄成小金條，再轉售各地銀樓。那時候，店裡的夥計或親友，往往一大早趕到店裡，撿拾掉落地上的金屑，賺點零用錢。

台灣光復後，禁止黃金買賣，陳九樹轉而經營中藥材，開設康元國藥材行，家道殷富，坐擁延平北路上一整排五路厝（包含店面、深井，以及四排房舍的大宅院）；陳德旺從小在中藥哺育下長大，他說：「小時候，我拿枸杞子當花生吃。」

母親潘便娘育有八子，陳德旺排行第三，九歲那年，進入台北市太平國民學校讀書。他從小愛畫畫，在學校畫的畫曾寄到日本參展；家中



1923年，陳德旺還是小六學生，此為他在太平國小畢業紀念照。



【泡湯文化】

泡湯文化是日本主流文化之一，台灣日治時期引進台灣，成了官民共享的休憩活動。

湯ō，即「溫熱水」，冬天氣候寒冷，日本人喜歡泡熱水澡，在家中用澡桶洗浴，開銷很大，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澡堂便應運而生，發展出獨特的「泡湯文化」。

這張照片攝於1911-1914年間的霧社，三名男子、

一個小娃娃，正在野外溫泉泡湯，周遭圍繞泰雅族男子、婦女及小女孩。湯池中間人物乃筆者外公林草，當時為台灣中部州廳寫真差使（官派特約攝影記者），替官方拍攝例行活動，包含總督出巡霧社原住民影像。林草來到霧社，和泰雅族人泡湯交朋友，返家時帶回不少泰雅族人致贈的禮物：醃羌仔肉、鹿肉，芋麻織布等。

台灣日治時期（1895-1945），日本泡湯文化在台灣流行，過年時，陳德旺的父親陳九樹，攜眷招待親友到北投泡湯（洗溫泉）後合影。照片上多數男子身穿日本服；當時，台灣總督府推動皇民化運動，鼓吹台灣人取日本名、說日語、穿日本服，做「日本國民」。

右圖照片上，陳九樹（第一排右二）著西裝、坐主位，其妻潘便娘著洋裝立於他的後方。



僱了一名教師，他家地方大，百餘坪，讓老師住在後院，這位家庭教師教了陳德旺四、五年功課。小學畢業後，考上台北市第一中學校，九樹先生認為：幾個孩子當中，陳德旺最有出息，最希望他當醫生。

到天津讀書

左起：洪瑞麟、張萬傳、陳德旺，三人締結終生的友誼。



一天，定居大陸的阿姨回台灣挑媳婦，住在陳德旺家裡，吃飯時

聊天，不斷慫恿陳德旺赴大陸讀書，九樹先生問：「怎麼樣，你敢去嗎？」陳德旺答道：「為何不敢去！是說假話嗎？」隨後辦了休學，隻身前往天津。

第一步踏出台灣，就覺得好自由，陳德旺先在日本人創立的同文書院讀了一個多學期。在家常畫些國畫自娛，被他那位醫生姨丈看到了，笑著說：「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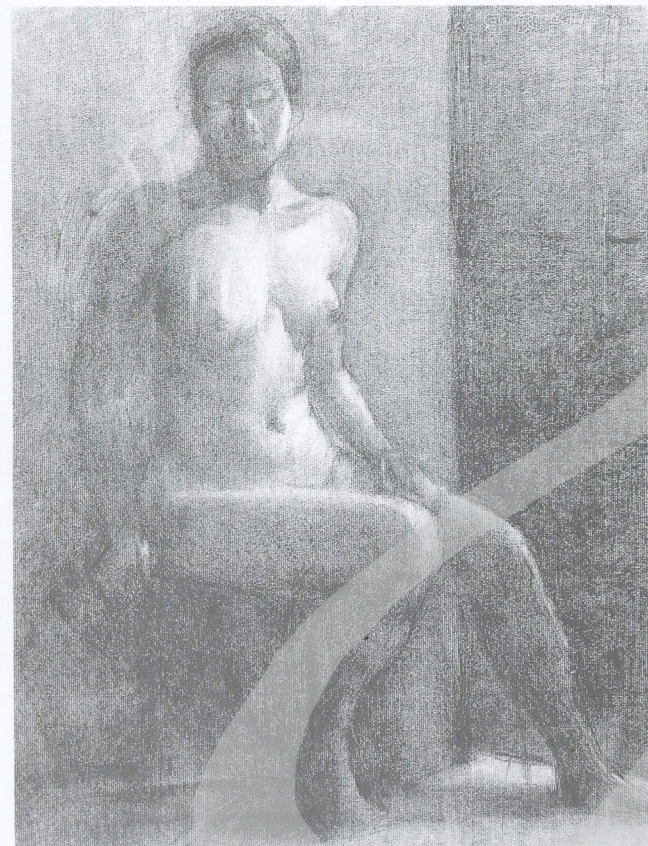
1927-1928年，陳德旺（右三）在「大稻埕洋畫研究所」畫了一年，與張萬傳（右二）、洪瑞麟（右一）為同學。他們在日籍教師石川欽一郎（左後方）指導下，進行素描研習課程。

用。」他接著補充說：「不管自己能力有多少，只要方向正確，一點一滴做下去，一代接一代，傳統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。西洋也是這樣一步步慢慢吸收，慢慢走出他們的傳統。基本問題不瞭解，想要一口氣畫出世界名畫，天底下有這種事嗎？」

【炭筆要畫到熟透】

陳德旺的炭筆素描，從十八歲一直畫到七十四歲。筆者曾請教他：「一張畫裡，最重要的是些什麼？」他回答：「最重要的是基礎，沒有基礎，說那些話沒有

什麼是「基礎」？陳德旺說：「基礎是一種造型的認識，以純粹造型就可畫畫，不一定非畫出人、物等等外形。……首先，炭筆要畫到熟透，隨心所欲，要做得很堅強，很有力量。我認定這樣做才對，我絕對是這樣在做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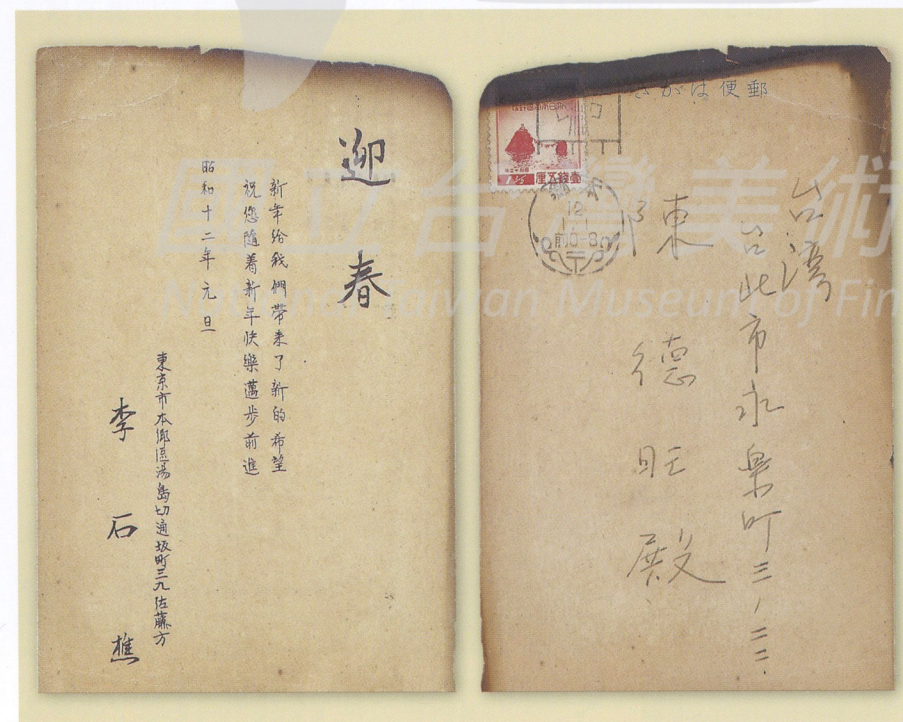


（左上圖）

陳德旺 人體素描 1983
炭筆、紙 65×51cm
畫家家族藏

（右上圖）

陳列在陳德旺畫室的素描作品



昭和12年（1937），李石樵寄給陳德旺的賀年卡。

關鍵字

獨立美術協會

「獨立美術協會」於1930年11月創立，陳德旺說：「這個會，裡面的成員很複雜，有二科會的會員（兒島善三郎、里見勝藏等十一人），也有二科會的會友，也有青陽會等等，他們是到法國留學時彼此認識，成為好朋友的。」剛創立時，「第一回展覽會還沒開始，就有演講會，雜誌、新聞等寫了一大堆，在『朝日新聞社』的禮堂舉行演講會，會員每一位出來講的都一樣，主張就是排斥素描，不要素描，有的也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，他們怎麼說？『我因為讀了東京美術學校，學了素描，後來要當畫家，實在很辛苦。』」批判當前洋畫界普遍流行的黑田清輝式的外光派、印象派畫風。

陳德旺道：「獨立美術協會的主旨就是野獸派，1905年在法國，野獸派在沙龍展出作品；日本則為1930年，有人想畫野獸派的畫，當時可是說最新的流行，「他們打著野獸派的旗號，說是不要素描。現在我們知道的是：野獸派的大將馬諦斯，他的素描有多好！長久以來，這個會不曾培養出一位像樣的畫家，問題就在這裡。」

兒島善三郎的畫作〈庭中雪〉，是「獨立美術協會第二回展覽會」參展作品。



喜歡畫畫是不是？愛畫畫就去學美術嘛！」並交代他兒子帶領陳德旺前往北京藝專探路，正巧學校裡的外國老師都返國了，只留下兩名德國人教雕刻。回家告訴姨丈，姨丈表示：「外國人走光了，不行，到東京去好了。」就這樣，陳德旺提早返回台灣，計畫轉赴日本。

在「大稻埕洋畫研究所」學畫

回到台灣，陳德旺也不想到學校上課了。當時一位《台灣新報》的記者，和陳九樹很熟，知道陳德旺愛畫畫，於是介紹他認識了當時在台灣日籍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。陳德旺在家作畫，每星期五再拿到師範學校給石川老師看。後來，倪蔣懷籌辦「大稻埕洋畫研究所」（即「台灣繪畫研究所」），石川欽一郎在此任教，藍蔭鼎等人當助教，陳德旺隨即進入「大稻埕洋畫研究所」畫了一年，與張萬傳、洪瑞麟為同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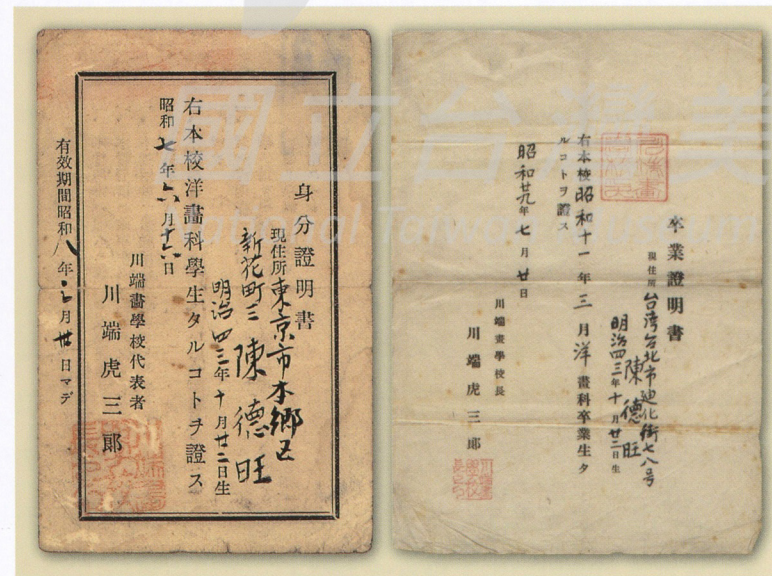
那時候，陳植棋人在東京習畫，回台灣談起日本那邊的事，說：「學畫，到東京比較好！」陳德旺聽了，頗為動心。1929年，與張萬傳、洪瑞麟先後赴日。

拒絕就讀東京美術學校

三人來到東京，張萬傳聊起這段往事，笑著說：「剛開始，李梅樹、李石樵、陳植棋、洪瑞麟、我、陳德旺六人，還有一位李梅樹的學生，七個人，租了一層樓，在樓上，很大一片，一人住一間。李梅樹在三峽一所國民

學校當過老師，很兇，很會管人；那時，我睡得晚，流汗，頭髮一整年也沒理過……」，陳德旺呢？「讀書，看書……，白天不去上課，跑到舊書攤買一堆書，半夜看」，兩人經常挨罵。「陳植棋比較有修養，他說：『這樣不行，住了這麼一大群人，你們三個人應該找一所正式的學校去讀』。」

據陳德旺的回憶：「起先，我、張萬傳、洪瑞麟三人都想進學校就學，那年（1930）正好東京美術學校廢除選科，這種選科只有殖民地的台灣人可以讀，日本人不行。你看謝里法著的《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》書中就寫過，每個人都讀東京美術學校，一到那裡申請書一填，也不用考試就可進去。陳植棋說，那裡既然沒選科，去讀帝國美術學校嘛！帝國美術學校比較簡單，他認識那裡的教務主任，是好朋友，可以介紹。」陳植棋就寫了封介紹信，「我們三個人買了餅，一起去找這位主任。」每人畫了張素描而已，都考取，「到後來，只有洪瑞麟去讀。」



〔左圖〕陳德旺在川端畫學校的學生證，買學生票坐火車，驗票時須出示此證。

〔右圖〕陳德旺在川端畫學校的畢業證書 1936年3月畢業



黑田清輝 湖畔 1897 油彩、畫布
69×84.7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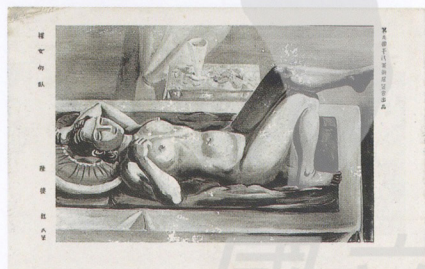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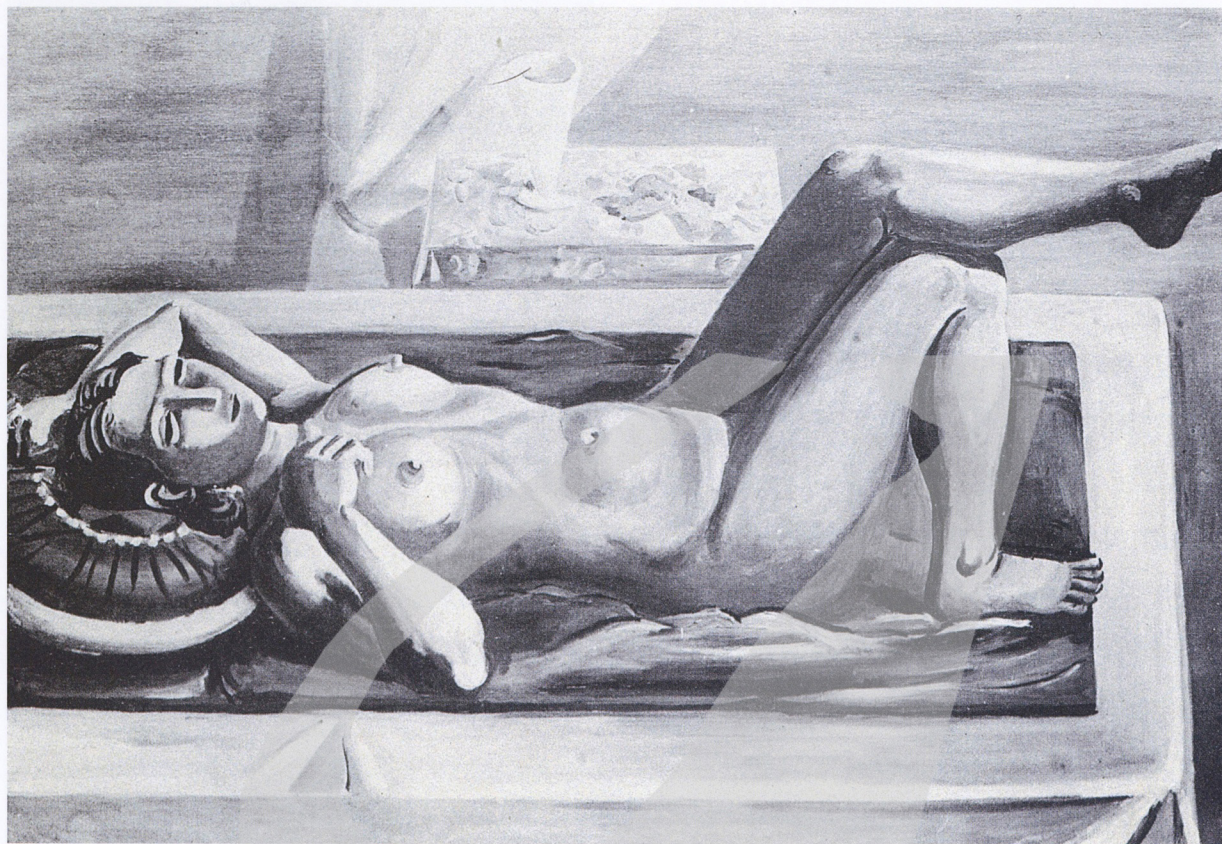
關鍵字

文展、帝展與黑田清輝

東京美術學校於明治22年（1889）正式開校，明治29年（1896）設立西洋畫科，由黑田清輝擔任科主任。1907年，日本政府為了推廣美術，創設「文省部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文展」，1907-1918），1919年9月以敕令廢止「文展」，另設置「帝國美術院」，直接掌理國家美展，此項官展名為「帝國美術院展覽會」（簡稱「帝展」，1919-1934）。

陳德旺說：「日本很早就有學院派，有古典」，明治前二年（1866），英國人華格曼在橫濱教授西洋古典繪畫開始，迄黑田清輝自法國返日（1893），東京美術學校成立西洋畫科（1896）為止，約三十年。「那時候，很有古典的味道，畫得很好。到了黑田清輝從法國回來，他學了那套像學院派，又加上印象派的外衣——加一點光線、色彩在裡面，畫面較亮，陰影塗些紫色，紫色用得很多，有的人就稱他『紫色派』，連鄉下地方都流行這種畫。到了後來，黑田的畫既不是學院派，也不是印象派，變成了日本的外形寫實，外形描寫。最後，都走向流派，走向形式去了。」

陳德旺又說：「黑田清輝回來之後，教了一套東西，他很霸道，他這麼教，你絕對要這麼學。『文展』起先是黑田清輝組織起來的，接著是『帝展』，他負責評審，展覽會入選、獲賞、特選，獎勵也由他主導，這一套東西整個影響開來，其餘都被拔光了。」



〔上圖〕
陳德旺 裸女仰臥
油彩、畫布 1935
入選第9回「台展」，
獲「朝日賞」

〔下圖〕
陳德旺收藏〈裸女仰臥〉
的明信片

是年「獨立美術協會」創立，在日本「朝日新聞社」的禮堂舉行演講會，提倡野獸派畫風，陳德旺說：「我跟張萬傳、李梅樹、李石樵、洪瑞麟、郭柏川……，凡是在東京的，大家都去聽；說是不要素描。那時，確實這批人的畫看起來比較順眼，帝展的畫看起來不順眼，我所以不去讀美術

學校，主要原因在此。」連帶煽動張萬傳「別去註冊！」帝展的畫比較定型化，陳德旺看這些畫不怎麼順眼，所以不想讀美術學校；張萬傳另有想法，他來到帝國美術學校看了簡章，什麼科目都有：哲學、美術、農業……，上課時間很短。那所學校很新，校長是位哲學家，說：「學美術，得學哲學。」張萬傳心想：「哲學，不就那麼回事，空閒時，買本書來看就知道了。」內心正猶豫，一旁的陳德旺不斷吆喝：「別去！別去！」，最後，也真沒去讀了。

張萬傳抵日沒多久，經濟頓陷困境。陳德旺多年後提道：「張萬

【台灣畫家的聚會】

1930年代，台灣旅日畫家在東京的聚會，刊登在報上，陳德旺也位列其中，剪報譯文如下：

【東京支局郵信】有許多台灣畫家想躋身世界級畫家，前來東京研究繪畫。但是到目前為止，因為彼此沒有聯絡，不僅無法舉辦聚會，也欠缺彼此激勵的機會，甚是遺憾。這次帝展開會時，有許多台灣來的畫家前來參加，美術學校李石樵先生利用這契機，發起在10月17日午後6點，於東京神田中華第一樓舉行第一回的聚會。前來參加的都是對繪畫相當有自信的畫家們，彼此相談甚歡，直至午後9點左右散會。當日出席的有：林柏壽、陳德旺、陳永森、李梅樹、蒲添生、張秋海、許長貴、陳澄波、林之助、李石樵、張銀溪、翁水元、洪瑞麟、邱潤銀、林榮杰。



陳德旺收藏的剪報，
照片為當晚的留影。

傳到日本住了半年，其實，住沒兩三個月，他父親就寫信來要他回去，因為沒能力再匯錢給兒子了。以前，太平町（今延平北路）有一間很大的茶行，叫『發記』，他父親在那裡做事，廈門也有『發記』茶行，後來，他父親被派往廈門。九一八事變，日本成立滿洲國，日圓越來越值錢，中國錢貶值，他父親說：『我賺一百圓，寄到日本變成四十圓』，沒辦法再負擔這筆學費了。」

張萬傳告訴陳德旺，他即將返台，陳德旺問：「你既然來了，這麼快就回去？」張答：「家裡不寄錢了。」陳表示：「不寄錢來，至少也住到暑假，我們再一起回去；我一個人租房子也是十二圓，不如一起住。沒錢，大家省一點，一起用。」

遊走日本各大畫塾，遍訪名師

1931年，陳德旺進入本鄉繪畫研究所、川端畫學校學畫（從1931年4月至1936年3月）。

川端畫學校是一所規模較大的美術進修學校，張萬傳說：「要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前，先到那邊去學，分成兩部分：要考美術學校的，以及

關鍵字

二科會

1912年，日本「文部省美術展覽會」（「文展」）將日本畫部門分成新、舊兩大系統，舊派為第一科，新派為第二科，各自審查展出。次年，留法畫家有島生馬、石井柏亭等，向行政當局提議：西洋畫部也應採行二科制，結果未被採納。1914年，他們便組成反官展的在野美術團體「二科會」，日後，實力派畫家梅原龍三郎、安井曾太郎、津田青楓也相繼加入。

陳德旺說：「二科會的成員，他們反對黑田清輝，不只是從美術的觀點反對，譬如，黑田是貴族（貴族院議員），有勢力，很霸道，他們也反對，排斥這一點。二科會過不了三、五年，就成立一所前衛室，前衛室裡面，抽象派，立體派，未來派……什麼派都有了，那些是從哪裡來的？你想想看。」



有島生馬畫的〈隅田光市氏像〉

藤島武二 台南風景 1933
油彩、畫布 40.9×53.2cm
日本神奈川縣近代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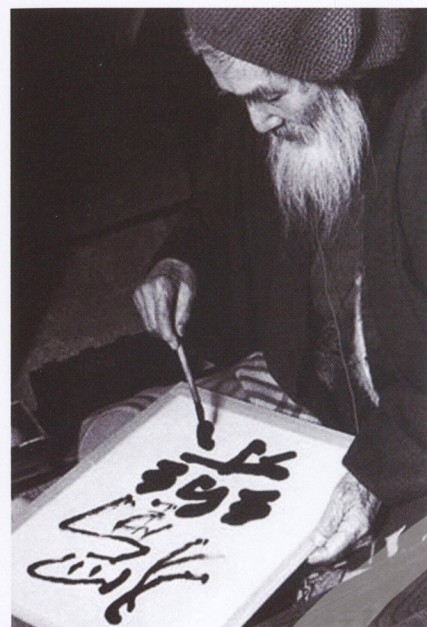
不考美術學校的；也有一些老人來學。這棟二層樓的木造房子很寬廣，一樓用來畫素描，二樓畫模特兒，一部分地方教授日本畫科，後來，（1945年4月）日本與美國交戰時被炸毀。那所學校很有名，日本以前的有些畫家，都在這裡學過。」

張萬傳還記得陳德旺進入川端畫學校的情形：「他，繳錢了事，一個月去個幾回」，大半時間買書、看書、做研究，到處訪名師。1932年，來到二科會研究所習畫，與熊谷守一接觸最頻繁，待了一年多。其後，得知安井曾太郎在津田青楓處，隨即前往津田畫塾，跟隨安井、津田學畫一年餘。這幾位大師皆為二科會成員，陳德旺步著乃師後塵，放膽作畫，求新求變。

1935年，台灣舉行博覽會，陳德旺回台參觀，提出作品〈裸女仰臥〉參加第九回「台灣美術展覽會」（即「台展」），得「朝日賞」。同年，作品〈桌上靜物〉入選第一回「台陽展」，被推薦為「台陽美術協會」會友。

1936年，陳德旺經由李梅樹、李石樵介紹，和吉村芳松會面，吉村芳松是李梅樹、李石樵的授業老師，李石樵告訴陳德旺：「吉村老師是帝展的審查委員呢，很有勢力！」尤其在明治之後，日本畫壇全是帝展的勢力。兩人見了面，十分投緣，吉村說：「陳先生，你怎麼來日本五年了，到現在才找我，太可惜了。」彼此交換作品，成了至交；據陳德旺多年後告訴筆者：「我如果想進帝展，早進去了。」

陳德旺談起吉村畫塾點滴，說道：「每天到他那裡畫畫，十塊錢：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；如果只畫早上，9點到12點，有模特兒——五塊錢，畫整天比較便宜——十塊錢。畫畫時，老師會看會改，一走到我那裡，不改了，也沒說什麼。這位老師很尊敬中國人，有幾位比較特別的學生，他稱呼『先生』，對一般學生稱呼『君』；他說『陳先生，你自己畫就好了，愛怎麼畫就怎麼畫』，也沒幫我改便走向一旁。如果是李同學的畫，就說：『跟你說過，這隻手要這樣畫，你怎麼還……』，拿起筆就改。我前



前後後一致，不想參加展覽，不想入選，也不想拜託他什麼。那些想拜託他的，他就要負責，當然要督責。

起先我不知道，心想：『我繳了十塊錢學費，又沒教我』，你們沒看過不知道，帝展、二科會對畫的觀念完全不同，教法也不同。李梅樹、李石樵都在東京美術學校讀，吉村老師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，吉村是藤島武二的學生，李梅樹他們是岡田三郎助的學生，畫的畫大同小異，我呢，在二科會，畫的畫不一樣，大概他也沒辦法改，大概他也看得出：我愛怎麼畫就怎麼畫，有人強迫我怎麼畫，我頭一轉就走。」

多年以後，陳德旺在紙片上寫著：「學習機構 / 不計較 / 發表機

日本畫家，書道宗師熊谷守一正在書寫漢字。他性格孤高，被稱為「畫壇的仙人」，陳德旺追隨他學畫一年多，頗仰慕其耿介的風骨。右上圖為熊谷守一1951年畫作〈野天風呂〉。

津田青楓的畫作〈玉槿花〉

安井曾太郎 T先生肖像
1934 第21回「二科展」展出作品（陳德旺收藏的明信片）

吉村芳松 秀人閑居
1930 第11回「帝展」展出作品

關鍵字

台展、府展

1926年夏，一群日籍在台人士，包括報社主編、商會社長等，邀請在台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、鹽月桃甫等人與會，商議如何在台灣創設美術展覽會。剛開始，他們只計畫由民間籌組。此一座談會為總督府所知悉，派出內務局長要求再次磋商，最後決定由「台灣教育會」代表官方主辦，其目的：「針對住在台灣的藝術家，提供其鑑賞、研究的機會……，期待它能循序漸進地大量網羅台灣特徵，以發揚所謂台灣展的權威為主要目的。」

「台展」展出項目包括東洋畫、西洋畫二部，入選之外，優秀的作品稱為「特選」。自第四回開始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設立了「台展賞」、「台日賞」，第七回開始有「朝日賞」，由大阪朝日新聞社提供。每年針對「台展」活動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連續刊載長達近一個月的「台展畫室巡禮」專題報導。「台展」展出時間大多在秋季，開幕時，總督、文教局長、入選畫家、學生們都參與盛況，為當時台灣藝文界一大盛事。

「台展」由「台灣教育會」主辦至1936年的第十回止，接著，主辦權回歸總督府，稱為「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」，簡稱「府展」，設「總督賞」。「府展」自1938到1943年止，共舉辦六回。之後由於戰事緊迫，不得不辦，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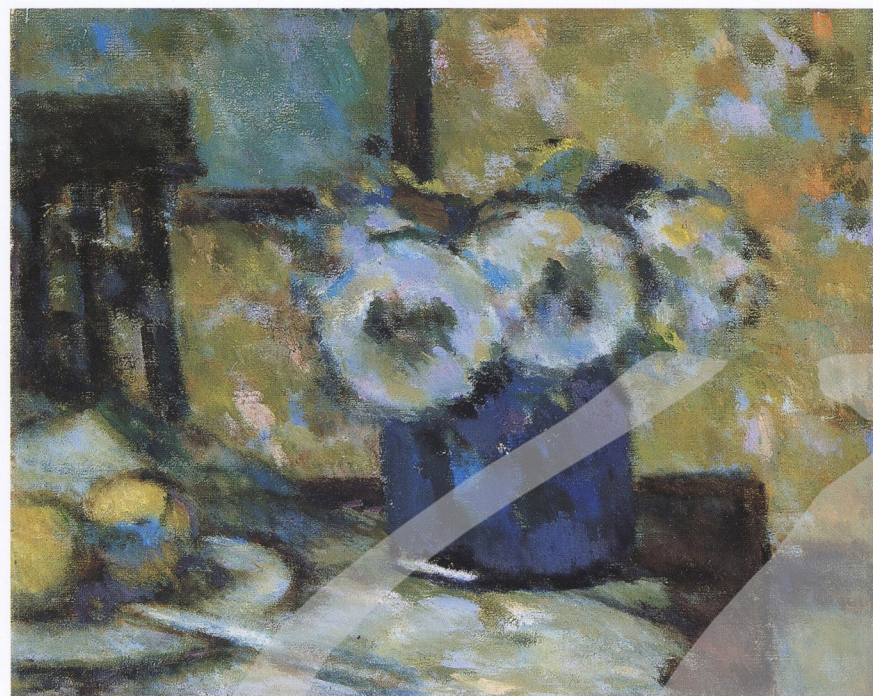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美術展覽會（簡稱「台展」）、府展的圖錄封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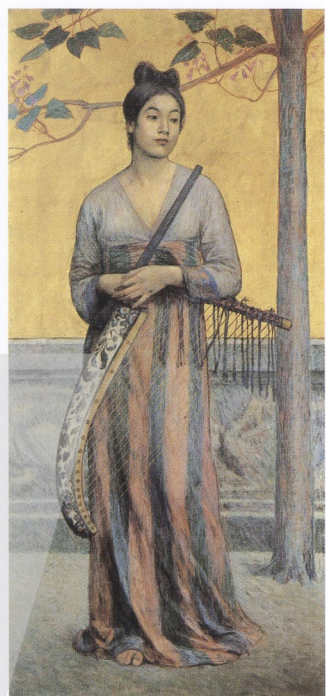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（後排右一）與吉村芳松（前排中坐者）合影

構／帝展、二科等／派別分明／主張分明」、「在京12年未出會／學習／學不完／與展覽會……名、地位、利」，這些字句大意是：陳德旺在東京學畫十二年，目標定在「學習」上，與「展覽會」絕緣。帝展和二科會派別不同，畫風各異。帝展的畫，他看不順眼，勿論；他走的是二科會系統，在熊谷守一、津田青楓、安井曾太郎門下三年，從不曾提出作品參加「二科展」的展覽會——學習，學不完。至於「學習機構」：二科會系統的二科會研究所、津田畫塾，帝展系統的吉村畫塾，他不計較是在野或官方體系，有名師在，就去拜師學藝。

為何參加展覽會？不外乎追求名、利、地位。陳德旺自述：「我在十幾歲時，把名利就已經看淡了，一張畫擺在那裡，這裡點幾點，那裡點幾點，看看它會變成怎樣，自己覺得有趣，也不想把它畫完。」這位「研究畫家」、「純粹之美術研究者」，不善交際，不追求流行，一輩子只有研究、學習。看看同鄉，他說：「他們每個人都想進東京
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 1974 油彩、畫布 32×41cm 私人收藏



藤島武二 天平的面影 1902
油彩、畫布
197.5×94cm
福岡石橋美術館藏

陳德旺「自傳」手稿

陳德旺手稿





陳德旺 藍衣 1936
油彩、畫布
第10回「台展」展出作品

美術學校，他們一進去，就想參加帝展，到校外找老師，學一套得獎的技術……，總括一句：不純粹。」這也難怪，社會上如何界定「大畫家」的身分、地位？「（大畫家）／不是看圖／是名氣／依據學歷／東美、法國／經歷／帝展、台展」（《陳德旺論畫手札》），社會缺乏高識的藝術評論，不從圖畫本身的藝術價值做檢視，迷信學、經歷，看看他是否留法？是否為東京美術學校畢業？帝展、台展入選幾回？以此斷定畫家的身價。陳德旺超然遠引，一開始即在純淨、天然的繪畫原野馳騁，遨遊至生命末年，不改初衷。

1935年起，他連年參加故鄉所舉辦的「台展」、「府展」、「台陽展」，次年被推薦為「台陽美術協會」會員。陳德旺入選「台展」、「府展」的五件作品（1935-1941），寫實派、印象派、超現實派畫風羅列，筆觸或硬挺、或鬆活，風格各異。〈裸女仰臥〉（P16）床鋪上方小

茶几、〈水邊〉（P25）陸地上小折疊椅，其作用，增強了畫面的空間深度，強化整體構成，不耽迷於表面描寫，能以造型因素來配置、建構。

〈競馬場風景〉（P62）的擬印象派風格，格局甚大，人物複雜，甫一推出，很多觀眾誤以為是留法畫家的力作。

1941年，陳德旺所作〈南國風景〉，黑白配置妥貼、勻稱，色調濃重，開始進入內心世界探索，預告下一步純造型的摸索、奮進之旅。

「台展」創設目的：「針對住在台灣的藝術家，提供其鑑賞、研究的機會」，頗契合他和畫友合辦的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規約：「我們始終以年輕、熱情、明朗為標榜，互相研究為首要目的」，把自



石川欽一郎 驛路初夏
1930 水彩、紙
第4回「台展」展出作品

己的學習、研究成果公諸於世，與故鄉的畫友相互觀摩、研究，以提升畫藝。「行動洋畫集團」成立的宗旨，符合陳德旺以畫會友的期許。

陳德旺在日本認真研習繪畫，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，張萬傳說：「暑假一到，（東京）熱得很，大家都想快快回來」，與家人相聚，一解鄉愁，而陳德旺呢？「暑假也不回來」，作畫不輟。在吉村畫塾曾因胃出血住院開刀，手術後，前往吉村芳松家調理了四個月。陳德旺的大哥還來看過他一次，每個月寄大筆錢供他治病，錢用不完，僱請大牌模特兒，在學生畫室旁的吉村畫室，和吉村一起畫人體。這次的病因，加上長年香菸、燒酒、濃茶不斷刺激，導致四十五年後他的胃腺癌惡疾。

陳德旺收藏〈驛路初夏〉
的明信片





陳德旺 南國風景 1941
油彩、畫布
第4回「府展」展出作品

創立MOUVE ARTISTS' SOCIETY (行動洋畫集團)

1937年，台陽美術協會南下台中舉行移動展，受台灣閩人楊肇嘉接待，右起依序為呂基正、洪瑞麟、陳德旺、陳澄波、李梅樹、楊肇嘉、張星建，後兩人為楊三郎、李石樵。陳德旺在此年展出後，退出台陽美術協會。

根據陳德旺的自撰年表紀錄，1937年（昭和12年），陳德旺、張萬傳、洪瑞麟退出「台陽美術協會」，9月，三人會同陳春德、許聲基

（即呂基正）創立了MOUVE ARTISTS' SOCIETY，即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。MOUVE為法語，意指「行動」，日本藝評家中川一政在〈MOUVE展發起〉中記述：「此展覽會的成員，不會習慣性地作畫。他們擁有思考美術、思考人生、思考時代的毅力與智慧……，這應當是網羅了台灣新銳畫家、最朝氣蓬勃的團體了。塞尚說過：『自然為第一老



1937年9月，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成立時，會員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陳德旺、許聲基（呂基正）、張萬傳，後排左起：洪瑞麟、陳春德。



陳德旺 水邊 1940
第3回「府展」展出作品
（陳德旺收藏的明信片）

[左上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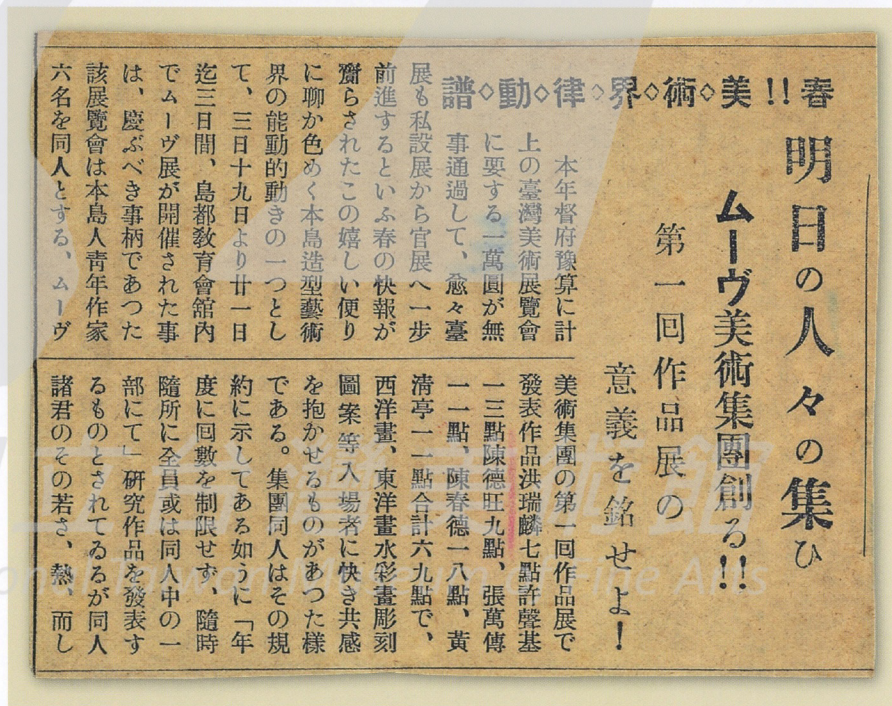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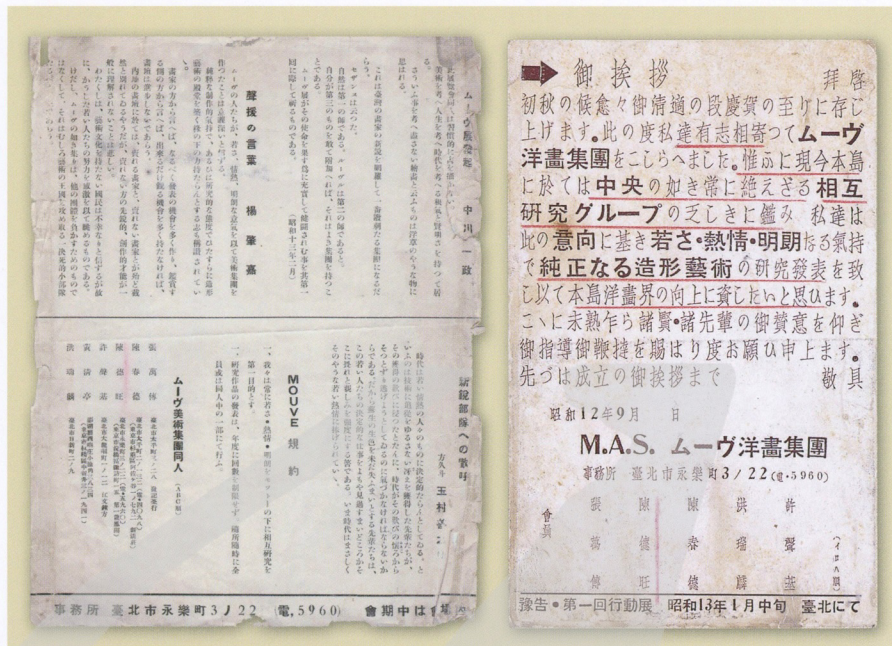
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的宣傳單，收錄中川一政〈MOUVE展發起〉、楊肇嘉〈聲援的詞語〉、〈MOUVE規章〉等文。事務所的住址，即陳德旺家住址。

[右上圖]

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成立時的邀請函，註明該集團成立時間為昭和12年（即1937）。

[下圖]

第1回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的新聞報導，標題：「春！美術界律動譜／明日之星雲集、行動美術集團創立！！／台灣美術展覽會本年預算1萬元費用總督府已通過。終於，台展也從私展向官展前進了一大步，這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。……」（日文中譯，陳德旺收藏的剪報）



師，羅浮宮為第二老師，我自己若能大膽地再添加第三項，那就是一個好的團體。』」（日文中譯）

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成立時的邀請函同樣強調：「目前本島缺乏……相互研究的團體，我們……以年輕、熱情、明朗的心情，來



陳德旺（右一）與陳夏雨夫婦（左二人）歡聚

研究發展純正的造型藝術。」（日文中譯）陳德旺畢生職志就是：「研究畫家／只有研究／學習」。由個人拓及於美術團體，在台灣社會啼聲初試，頗引起當時社會賢達的矚目。剛就任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的楊肇嘉，也撰寫〈聲援的詞語〉以表嘉許，文中說：「MOUVE的成員們，以年輕、熱情、開朗的精神，創立了這個美術集團，相信其意義非凡。不管是單純的創作心情或研究態度，他們一心一意只為了建構造型藝術殿堂的根基，這種志氣應給予讚賞。……我相信，缺乏藝術文化的國民是不幸的，也因此，看到這些年輕人的努力，頗為感動。」（日文中譯）

1937-38年間，陳春德還邀請雕塑家陳夏雨加入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。

1938年，陳德旺在櫻井質屋居住，和幾位朋友僱請模特兒互相研究。第一回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另有雕塑家黃清亭（埕）加入，自3月19日起至21日止，在台北龍口町教育會館（今台北市南海路、重慶南路路口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為美國新聞處、美國文化中心）舉行，陳德旺以〈安平風景〉、〈習作〉等九件作品參展。據報導：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獲得總督府金錢補助，「終於，台展也從私展向官展前進了一

大步」，其意義非比尋常。1939年舉行第二回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，次年，張萬傳、黃清亭、謝國鏞遠赴台南公會堂（二戰後的台南社教館）舉辦「MOUVE三人展」。

「MOUVE洋畫集團」改名 「台灣造型美術協會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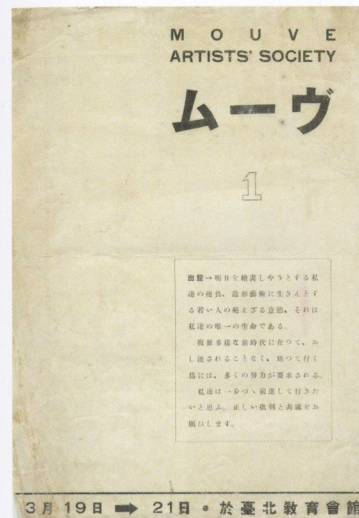
1941年，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，日本與英、美交惡，社團忌用洋文，「MOUVE（行動）洋畫集團」因而改名為「台灣造型美術協會」，陳春德、許聲基退出，顏水龍、藍運登、范倬造加入。第三回「台灣造型美術展」在台北教育會館展出，陳德旺以〈淡水風景〉、〈手鏡〉、〈船〉等八件作品參展。《台灣日日新報》報導：「與台陽美術協會一樣，作為本島民間美術團體，在建設台灣文化事業上舉足輕重的MOUVE美術集團，將在台北市龍口町教育會館舉行第三回美術展。陳列作品除

了油畫及水彩畫五十多點（ten，日本人稱作品一件為一點）外，還展出在本島少見的雕刻品二十點、工藝品十點。」展出當天「雖然下著雨，還是擋不住前來參觀的人潮，盛況空前。」（日文中譯）

該協會也曾在台南市「望鄉茶室」舉辦速寫展，由於戰亂逐漸擴大，此一清新純淨、社會寄予厚望的民間美術團體，也跟著走進了歷史。

1941年11-12月間，陳德旺回台定居，為了逃避兵役，到紅十字醫院當會計，有了軍籍證明而免兵役。藍運登當時為報社社會部採訪記者，送給陳德旺一張記者牌，掛上此牌可通行無阻；數年間局勢極亂。

陳德旺 習作 1938
第1回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展出作品（陳德旺收藏的剪報）



第1回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，宣傳單上寫著：「出發→繪畫的明天，是我們的抱負，為造型藝術而活的年輕人，他們綿延不絕的欲求，就是我們唯一的希望。身處複雜多樣的時代裡，不隨波逐流，為了培育，我們被要求付出更多努力……。」（日文中譯）



1938年3月，第1回「MOUVE（行動）展」參展會員合影（由上而下）：許聲基（呂基正）、張萬傳、洪瑞麟、黃清埕、陳德旺、陳春德。



陳德旺 手鏡 1941
第3回「台灣造型美術展」展出作品

【藍運登與陳德旺的世紀之交】

1996年5月間，陳德旺的老友藍運登和筆者閒聊，藍運登說：「你的老師（指陳德旺），他有一句話：『要純』，『純』這個字包含範圍很大，不只是畫畫而已。他這個人做人很隨和，一起去吃飯，什麼都吃，不挑嘴，很好相處，一談起繪畫，用生命和你賭輸贏——很極端的一個人。中國人說：字如其人；陳德旺畫畫，對自己負責。有的人則是要花槍，看起來很好看，看多了，越看越沒意思。」

知音之言，講的很真實。

藍運登於1936年赴日習畫，次年進入川端畫學校，和陳德旺結識，兩人曾同租公寓。1940年藍運登返台，任「興南新聞社」社會部採訪記者，1941年加入「台灣造型美術協會」。3月1日，第三回「台灣造型美術展」展出，三天後《興南新聞》即以大篇幅作評介，是為台灣日治時期珍貴的美術史料。

1944年起，藍運登投身製藥業三十年，創立了怡康製藥廠。退休後，於1974年重拾畫筆，1976年赴美，定居舊金山，進入舊金山藝術學院（The Academy of Art College）研習素描、油畫十個寒暑，每次返台，不忘北上和陳德旺敘舊，陳德旺夫人林玉霞說：「藍先生在美國畫的畫，也曾拿來給德旺看，兩個人一見面，就檢討畫或談藝術，從天黑到天亮，不停不休。」



1970年代，左起：陳德旺、藍運登、呂雲麟、廖德政同往台南安平寫生旅遊時的留影。



陳德旺一談起繪畫，用生命和你賭輸贏。
（左為陳德旺、後右為洪瑞麟）



藍運登寄贈給陳德旺的繪畫作品圖片，背面書寫「一九八三／春季class／油彩／帆布／九小／習作／約四十號」。



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【「台灣造型美術展」評介陳德旺作品剪報】

1941年3月4日，刊登於《興南新聞》的第3回「台灣造型美術展」評介文章，文中論及陳德旺：「第二展室中，展示陳德旺的作品，對於陳先生的辛勞備感佩服。〈淡水風景〉是最優秀的作品，畫面的構成及優美的色感，是跟陳先生其他作品方向較不一樣的，物體重量感的表現，則以〈夜的肖像〉、〈台中風景〉為佳。〈公園風景〉將陳先生的特性表露無遺，〈船〉也是非常好的作品。」對於藍運登，也有所著墨：「藍運登的作品是第一次看到，非常驚訝於其大膽的筆觸，色調也很活潑。〈裸婦的習作〉等，明顯表現出學習的過程。如〈座像〉，則畫得非常有趣，是可以期待的新進畫家。」（日文中譯，陳德旺收藏的剪報）